



重推

乡土写作的本色表达

□ 景 颖



灵台文王山 李志峰

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多少个30年?30年里又会做成多少事?在陇东黄土深厚的灵台县独店塬,一个憨厚的汉子用手中的笔,为这个问题写出了答案。他就是宋亚平,给我们出示的答案是42万字的长篇小说《光的影子》。

很难相信,一个一直生活在乡间的农家汉子,竟然会写出一部文笔老到、故事精彩、人物鲜活的长篇小说。从酝酿到完成,从一篇再稿到三篇,耗时近30年。该作初版曾获得甘肃省第六届黄河文学奖、平凉市第五届崆峒文艺奖一等奖、平凉市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等奖项。

小说以全景式、复合式、立体式的角度,通过对陇东地区杨柳村杨、柳、刘三姓人家50年里各色人物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生动传神的描写,以深刻的笔触展示了陇东黄土塬上一个平凡村落里一群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图景。

掩卷沉思,我觉得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以根植于陇东乡间的乡土语言,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写活了一群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人,为当地乃至西部地区提供了一个堪称优秀的长篇小说文本。

首先,是作品相对成熟的语言技巧。小说一开篇:“直至进入人生的垂暮之年,杨清奇依然非常懊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那个错误。”这个特别的开头,让人瞬间联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应该说,宋亚平的语言明显受到马尔克斯和陈忠实的影响,扎根于陇东乡土,取材于俚俗民间,受陈忠实的影响可能更多些。朴实无华,却又干净纯熟,特别是人物对话,传神、准确,一看就产生于陇东乡间。陇东黄土塬上儿女们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让读者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歌哭怅惋。

其次,是作者讲故事的能力。讲故事,是真正考验小说作家真功夫的试金石。作者对诸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直接经历,但小说一开始就从1958年写起,对可能来自于父辈的间接经验,进行了精准的把握和生动的描写。为了吸引读者,作者一开篇就设置了两个男主角为互证清白不惜赌咒发誓的情节,把读者带进想要一探究竟的悬念之中。这样的开篇十分高明,让人一捧起书本,便欲罢不能。后来,围绕这个赌咒

发誓而贯穿始终的情节,似乎有点宿命、有点神秘,但也由此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以及情节展开的更多可能性。小说借用人物的命运遭际叙述这样一个道理——“世间没有什么能把你改变,真正改变你的是贪念和执着、猜疑和嫉妒”。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们开始明白是作者在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心,却又心甘情愿地被故事牵引着走。阅读《光的影子》,你会发现这部作品有当下畅销小说的煽情,有通俗小说的流畅,甚至还有些许推理小说的端倪。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对中外各种小说文本的涉猎和研读,特别是对中国本土小说生长环境和对中国本土读者阅读心理的精心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以非常独到的且能称之为“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

再次,是小说真正写活了一群人。一部作品成熟的标志,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我以为,《光的影子》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成秋香。另外,杨清奇、柳安仁、杨人和、刘占魁等人物也都有非常出彩的描

写。同样是写父,杨清奇的阴暗心机与柳安仁的强势外露就不同,刘占魁的好占小便宜与杨人和的极度精明也不同。《光的影子》没有把成秋香当作主要人物,但我认为成秋香这个人物的丰满性和复杂性,应该是小说中刻画最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热情、要强、能干的女人,她嫁到刘德禄家,丈夫木讷,家庭出身不好,使她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阴影中。为了生存得更好些,她不惜以自己的方式去抗争。对于她,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去批判、去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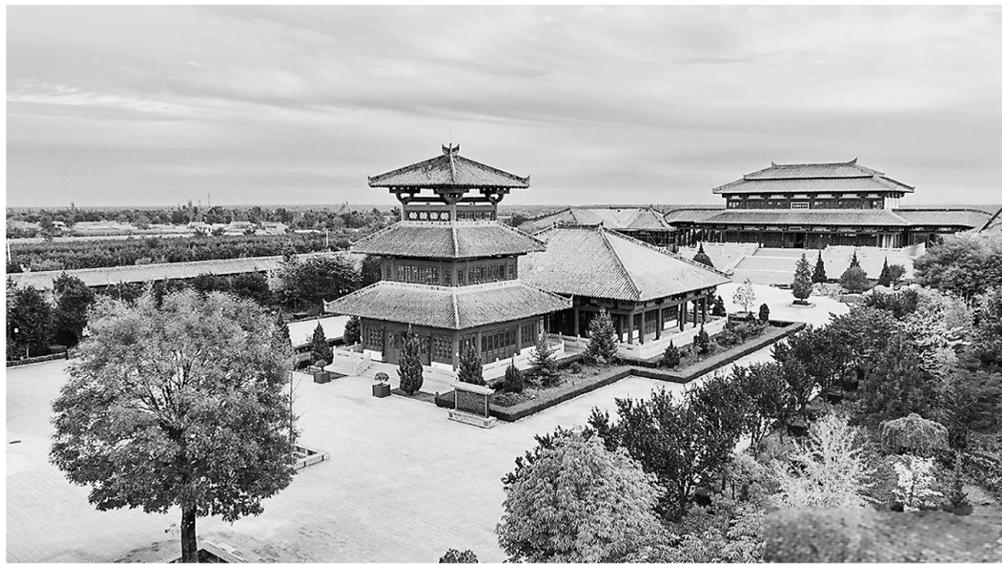
就整体而言,本书结构的精巧布局,语言的娴熟驾驭,故事叙述的自然流畅,以及人物形象的饱满丰满,无疑都是成功的,而且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应该说是近年来平凉市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长篇小说。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在小说初版并多次获奖后,作者并没有放弃修改,他对这部作品中存在的瑕疵和热心读者的意见一直牵挂在心,经过近10年时间的“雪藏”,他再次操刀,给倾注自己近30年心血的这棵“大树”修枝剪叶,大刀阔斧地裁剪掉10多万字,并

于近日再版。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瘦身,而是以更立体的人物、更精彩的故事、更集中的矛盾冲突而更加引人入胜,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手。

我一直以为,因为宋亚平生活在乡村,才得以保留他对陇东乡村村民风民情的纯净体悟,无论是语言状态,还是叙事状态。作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真诚,做人真诚,写作态度真诚。在《光的影子》初版之后,他一直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在文学的田园里,202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思无邪》,也在全省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当然,《光的影子》依然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对陇东民俗、农事的描写不够精炼;部分章节过分写实,现实生活的真实与文学描写的真实还有待进一步处理;对别人物的把握不够准确自然。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作品。我相信,如果作者能够继续专注地躬耕于文学陇亩,将会有更加令人欣喜的收获。

《光的影子》,宋亚平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灵台县皇甫谧文化园 杨艺锴

动态

滴水藏海

长篇小说《彩花涂满天》出版

近日,我省作家曹雪纯长篇小说《彩花涂满天》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该书讲述了年轻的驻村队员何雨薇来到驻村点古村,遇到了热爱画画的留守女童彩花。在党的好政策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古村完成了移民搬迁,建立了养蜂基地,发展电商助农,建起旅游民宿……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青年陈旭阳从城市回到古村创业。几个人在朝夕相处中建立了友谊,共同成长,也让彩花的梦想在心中生根发芽。作品以儿童文学这个特别的视角,书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给乡村带来的变迁,讲述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不负韶华的故事,以及乡村少年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曹雪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高研班学员。已著有长篇小说《天空中最亮的星》,长篇童话《欢迎来到幸福列车》《森之守护者》《牧北星》《南山下的温泉小镇》等。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儿童文学八骏”,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等。(王郢)

让一让,让出六尺巷

□ 向贤彪

安徽安庆桐城市城中有条六尺巷,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并非巷子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六尺巷的故事感人至深。

清代大学士张英的老家宅居旁有块隙地,与吴氏毗邻。后来两家都要盖房子,于是为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要张英出面干预。张英看见来信,立马回信赋诗一首劝导老夫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见书明理,立即把墙主动退后三尺。吴家见此情景,感其义,愧其行,亦退让三尺。从此,张、吴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见证了300多年前的一段你谦我让、以和为贵的佳话。六尺巷体现了先辈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在中华传统道德中,“让”字占据重要位置。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提到“让泉”,相传这泉水“甘如醴醪”,旁边立有一

“让泉”碑。凡来此地的游客,都挤到水池边围观,往往还想取一瓢饮之。然而一看见“让泉”二字,人们就会相互礼让。谦让、谦虚、和为贵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基因,成为人与人处理相互关系的尺度,同时也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王泰让枣,孔融让梨,是兄弟相让,让出了同胞之谊、手足之情;东汉开国功臣冯异屡立战功,却“行与诸将相逢,往往引车避道”,是同僚礼让,让出了谦虚谨慎、团结和谐;蔣相如对良将廉颇一让再让,是国事容让,让出了“将相和”、国之安。

“让”不仅出团结、出战斗力,也是一个人格局、胸怀、人格魅力的体现。这一点,在共产党人身上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1955年评衔时,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时,深感不安。他在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降衔申请》中诚恳、慎重地表示:回顾自身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诚恳、慎重地提出授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许光达让衔,让出了党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让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亮节,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也为后世留下一面明镜,成为共产党人胸怀大局、不计名利的楷模。

在对待大局、大事问题上,我们须分清利害、掂得出分量,像仁人先贤、革命前辈那样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在日常生活和处理人际关系中,我们也要弘扬中华民族讲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学会礼让、谦让、容让,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生活中一旦缺失了礼让,就像恩格斯说的,即使是两个人的社会,也无法维持下去。那些在生活中不懂礼让的人,应该到“六尺巷”去走一走,到“让泉”饮一饮甘如醴醪的泉水,定会有所感悟,品味出礼让的高尚和甘来。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10月23日)

书评

话剧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 韩晓清

《夹缝中求生:中国早期话剧生态研究(1907-1927)》(以下简称《夹缝中求生》)一书,以1907年至1927年期间《申报》所刊登的话剧演出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广告文本来探究处于早期阶段的话剧观念的形成问题。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现代城市的出现与早期话剧广告兴起,第二章在分析《申报》所刊登早期话剧广告的基础上探讨“筹款”对话剧诞生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第三章聚焦于早期话剧为拓展观众市场是如何进行广告营销的问题,第四章论述早期话剧演出广告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转型,涉及演出题材、演出场所及演出制度的成熟。总体而言,作者试图突破传统话剧注重文本研究的思维范式,并试图将话剧研究纳入到整个社会史视野中,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研究视角的创新

目前,学术界对话剧的研究与探讨主要是从文学史与戏剧史两个维度展开。文学史维度的话剧研究是将话剧作为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体而在文学史著作中以一章或一节的容量来呈现。1935年出版的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共计十卷,其中的第九卷《戏剧卷》编者洪深,从思想性与社会意义并重的角度,收录了自文学革命后至1935年期间所发表的极有影响力的剧本。这成为此后文学史研究话剧的经典范式,即强调剧本的文学审美性与可读性,甚至有人认为“许多悲剧的伟大杰作读起来比表演出来更好”。

从戏剧史维度研究话剧,则是将话剧看作一门综合性艺术,认为话剧艺术的生命应该体现在舞台上。舞台上的话剧艺术,离不开演出实践活动。然而,舞台演出转瞬即逝。因此,若要探讨演出实践中的话剧艺术,就必须依赖于话剧从业者的回忆录或者自述文集。在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话剧编年体丛书为《新剧史》,作者朱双云以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全景式地呈现了1899年至1944年间话剧的演出概况、剧团成立情况以及当时对话剧艺术功能的认识等。《新剧史》之后,《霓虹虹剧谈》则有意识地构建早期话剧的舞台表演体系,包括话剧与传统京戏的区别、演员的派别、剧本的创作、表演的程式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且较为客观全面地构建话剧理论的尝试。新文化运动后,话剧艺术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小剧场运动、国剧运动、写实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运动为话剧舞台艺术的革新提供理论探索的同时,也促进了话剧艺术走向成熟。

《夹缝中求生》一书将广告作为沟通话剧创作者与观众的中介与桥梁。作为中国近代社会重要的媒介,广告是现代都市繁荣的象征。正是看到了广告对观众的潜在影响力,处于早期阶段的话剧演出活动均有借助广告来进行自我宣传的行为,“春柳剧社、民鸣剧社、大舞台、新舞台、竞舞台、第一台、群仙茶园、丹桂茶园等,均有广告。”因

此,该书从小切口出发而展现出宏大视野,将剧作家、剧团/剧院、观众相连接的同时,也将剧作家与剧评家、剧评家与观众连接起来,突破了传统话剧研究的局限性而呈现出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这为整个话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范式。

还原历史细节

《夹缝中求生》一书通过深入分析《申报》等报刊上所刊登的话剧演出广告,为读者呈现了1907年至1927年间话剧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著作中不仅包含了话剧演出的剧情介绍、演员介绍,还涉及到了观众来信等,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以及“现场感”,增强了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该书的第二章为例。本章节着力探讨话剧的诞生与筹款赈灾间的联系,详细考察了春阳社、新舞台、学生的演出活动与筹款赈灾间的联系。例如,春阳社首场演出《黑奴吁天录》就是以筹集赈灾资金为目的,演出所得也全部用于赈灾。这种公益性的演出,为早期话剧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认可。春阳社的演出广告还包含了舞台布景、参演人员、演出时间、演出地点以及票价等要素,这些不仅发挥了吸引观众的宣传功能,也体现了早期话剧在营销方面的创新与策略。

《夹缝中求生》以文献学的方法,发掘了百年前报刊上重要的话剧演出史料,为理解早期阶段的中国话剧提供了“现场感”。该书的分析和论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与范式,这是关于早期话剧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夹缝中求生:中国早期话剧生态研究(1907-1927)》,龙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出物质文化之美

□ 王川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华文化中,物质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精神层面重“气质”,物质层面也有“器识”之说。“大器”一词,就是从物质而来,夸的是精神。工艺美术品看起来是身边的琐碎小物,毫不起眼,然而战国时的一块和氏璧竟然可以去换15座城池,足见物质的价值并不低。

我在大学教了2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和美学课。前半生搞木刻,后半生搞壁画,此外我还跟石雕、木雕、陶瓷、砖雕、漆器、玉雕及青铜器打交道,弄清了很多材料的性质以及器具的制作方法。

《美器》是一本我用散文笔调写成的知识性读本。书的内容是讲中国工艺美术史,也就是关于那些坛坛罐罐、衣服器具的事。我着重写出它们的文化价值,突出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交代它们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有的章节会沿着时代脉络写,有的章节会跳着写。各章节侧重不一样,因为各个品种的“轻重”并不一样。比如说青铜器就是“前重后轻”,

在汉代以前流行,汉代以后基本销声匿迹;而瓷器则相反,是“前轻后重”,在汉代以前了无声息,直到六朝时才大行于世。如果平均地去写,就会僵板或者失真。

工艺美术门类复杂,且一直存在不同争论,可能再细也难明确明晰地分清。它的门类太多了,越分越细,越多,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全新的工艺美术品类,比如铝合金制品、塑料制品,还有灯饰、电子玩具,而以前存在的一些工艺品就可能消失绝迹了,比如秦砖汉瓦。此外,一些工艺美术品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也难以明判,因此难以归类。在此情况下,本书挑选几个大项来介绍,各个章节之间还有可能交叉。《美器》写的是“美的器”,有些品种入选带有个人色彩,并不是严格的分类法。

我只想读者们把它作为一本可读文字又可欣赏美器的文博读本来读,且常读常新,越看越爱。

《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王川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文为本书后记,有删节。